

延安的颜色

周文英

红色延安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但只有深切感受，才会真正懂得。

最近，赴延安革命圣地研学，短短数天，每一天都被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动着，忍不住叩问：如果时光倒流，让自己置身那时那地，会不会也像仁人志士一样，勇敢地奔赴革命前线，如果不能，就在大后方提供物资，捐钱出力，倾我所有？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回答：“会，一定会！”

从延安回来，吃饭时儿子问我：“这几天有没收获？”我说有。他又问大还是小，我说大。他再问思想觉悟有没有提高一些，我说有。他追问是真的还是唱高调？我说真的！因为置身那片热土，看到的、听到的，不管是革命先烈舍生忘死，还是人民群众积极送军粮、做军鞋，无一不让人感动、感慨、感叹，爱国的情感油然而生，生出愿以热血洒热土的亲情。

吴起县，原名吴旗县，最初叫吴起镇，因战国时魏国名将吴起在此屯兵而得名，后成为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而闻名。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10月21日，毛泽东登上胜利山，在一棵杜梨树下的指挥所指挥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切尾巴”战役，后宣告长征结束。

瞻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窑洞，也就是一间房子大小，室内陈设十分简陋，心中感慨万千，什么胸怀天下，什么叫星火燎原，当时的吴起镇只有11户人家，山大沟

深人烟稀少，无法满足大部队7000多人的吃饭和住宿问题，许多中央领导也只能露宿野外，这一仗打得艰苦可想而知。

展馆里有个破旧的水缸，用竹篾箍了几道圈，是三级文物。据说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来做饭用过，火烧时受高温裂开口子，红军向老百姓赔了两块银圆，老百姓坚决不收，后来把那口缸留作纪念，几十年后捐给了文物部门。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可见这条铁规执行得很到位。

有尊雕塑是一位老大娘半跪在地上，给一位躺着的伤员喂饭。穿着黄军装的漂亮的讲解员说：“这是当地一位老大娘见到受伤的红军，硬说是她死去的儿子，问孩子想吃什么，她这就去做。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也真的饿了，也许是想妈妈了，默了好久才小声说，炒——鸡——蛋。大家听了都感到为难，因为这个季节鸡很少生蛋，没想到老大娘找了几条沟，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得到四颗鸡蛋，当地兴冲冲地把半碗炒鸡蛋端来时，红军战士已经死了。老大娘俯下身，哭着说：‘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把炒鸡蛋拿来了，你快尝尝！’”听者无不动容。

在志丹陵园，我们向烈士敬献了花篮，鞠躬致意，听讲解员叙述刘志丹的生平事迹。刘志丹兄妹九人，是当地的富裕家庭，但他一心为民、一心为党，曾是西北军将领，带领人民群众建起陕甘根据地，为革命队伍的壮大作出了极大贡献。不幸在长征途中遇难，年仅33岁，后人为了纪念他，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像这样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县名还有子长县、子洲县。毛主席曾在延安大生产三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延安插队七年，那一

片土地早已注定了它的不平凡。

绿色延安

去延安之前，很多人和我一样，已做好满目黄沙路漫漫的心理准备，担心缺水，甚至得算计几天洗一次澡合适。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的是浓重的绿色，树木、庄稼、碧草，简直和陕南无异，我疑惑地说：没想到陕北植被这么好！

其实心里犯嘀咕，担心这是面子工程，只有沿路两旁才这么绿色恣意。仔细观察想揪出端倪，却感觉不像，远处山坡也是浓绿苍翠，如果能把面子工程做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叫面子工程了。

其实有同样疑虑的并非我一个人，同车一位女学员得知后骄傲地说，看来大家对我们延安的了解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书本中，欢迎以后多来哦。

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吴起县水土流失面积一度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为了改变这种草木难生、出门吃沙的荒凉局面，吴起率先在全国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全国退耕还林封得最早、退得最快、面积最大的县。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吴起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植树造林要看到成效，至少需10年。如今已经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满眼翠绿就不奇怪了。

在志丹县，晚饭后大家相约去河边散步，既是休闲也是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让人欣喜的是河面宽广，大约有四五十米，像陕南许多流过城区的河流一样，修筑了拦水坝，静水深流，碧波荡漾。跨河大桥下还泊着一只小船，一个简易码头，河岸用护栏围着，防止游人去亲水平台戏水。本以为延

安之河，要么是干涸的小河，要么是浑浊的黄泥水，没想到，这里的河水这么大、这么清！同行者感叹出门太少，视野限制了想象力。如果不是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操着陕北腔，我甚至都怀疑这是在老家陕南呢。

在南泥湾观光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株巨大的金色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它是景区大门的造型，让人想起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时值盛夏，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十分惹眼，要知道这种水生农作物现在在南方也不是随处可见。在路上，大家欢唱“花园的花儿香，请我来唱一唱……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没想到八十年过去了，这首歌还如此流行，人人会唱，大家仿佛回到了曾经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近处的坡地上是已经结了棒子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坎上的牵牛花吹着喇叭，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沿路有片花海，左边是金黄的油菜，右边是缤纷的格桑花，都可着力地灿烂，养眼怡心。时间所限，我们不能抵达陕北的每一块土地，但窥一斑知全豹，想必陕北的其他地方，早已不是黄沙漫漫的旧模样。山青了，水也清了，听说依托石油和煤炭两大支柱产业，陕北很多地方在全民医疗和义务教育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人民生活幸福安康，那是一定的。



想起故乡(外二首)

左右

总有一个夜晚
让我彻夜不眠
总有一盏孤灯
湿润了晚风的眼

有道是：近乡情更怯
离故乡越近
我体外的呼吸
越来越瞬息万变
我体内的河流
越来越奔腾

有一颗心
如月一般悬挂空中
它从远到近，
从傍晚潜入梦中
把别人的故乡
变成我的异乡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
因为故乡
一小撮的馈赠
让我突然
失声

天竺山

时常惊叹：身体有时像松针一样
疾驰——从涓涓山涧落下来。
仙都飘渺的雾
包围着另外一个自己

坐立不安的石阶，不知何年月
已经滋长树木的年轮
青苔和野菊伴着流水的节奏
微微颤颤地对话。木耳紧张地
偷听了几句

风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掠走
诗客们心中
酝酿已久的玩具。赞美和遗憾
时不时从石缝里蹦出来，丢给
碧空万里

写商州

写它的蓝
写它荡漾在空中的繁枝
绿叶。写它浅醉的阳光，轻盈盈地
铺在地面

写望江楼。在烟雨朦胧中写
一江清水做墨，十里胜景做纸
大笔挥就商州画卷

写窗前的龟山胜景。在时间的
缝隙间写
写它傍晚的落日
塔下的丹江
江面的风平、浪静
以及草丛中低矮的壮阔

写乡愁。在绿皮火车上写。
在铁轨上写。在翻山越岭间写
写它激动的山脉
写它羞涩的草木感情
写落日余晖倒映在车窗上
我的默不作声

商洛山

(总第2467期)

刊头摄影 郝军霞



冲锋号

张清武

天还没大亮，杨子善便出了门。

半夜时，他家来了很多红军，一个个矮矮的、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似乎是他们的首长。杨子善偷偷斜睨了一眼。石阶上站着一个昂首挺胸的哨兵，瘦瘦的肩膀上扛着一杆长枪。

出去干啥，杨子善心里没底。街道里有酒馆，有杂货铺，有十分隐秘的赌场，去哪里熬过这段时光？心里憋闷得很，无缘无故占了她的房子。

那个首长杨子善觉得平易近人。今天清晨悄悄在他床头放了十块银圆，当时他还寻思着，这银圆敢拿吗？他琢磨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没敢拿，光亮亮银闪闪的大洋还躺在那儿。杨子善不时用余光瞟瞟。

出门的时候，他仔细打量了那位首长，神情凝重和严肃的样子让他不安，看样子他们要开会，识趣地离开这点常识杨子善懂。

街道上还很冷清，路面落下来一层薄霜，看起来十分清新，杨子善狠狠吸了一口，胡须迎风飘动起来。

四口的树木裹上了一身白装，树影灰白，一两只野鸡扑棱扑棱飞起来，抖落身上的雪花，又飞至另一处丛林中。

杨子善站在离他家不远的下河口处，望着白雾蒙蒙的嶺岭发呆。不经意发现，七里荫的小径上走来一个人。

那人身上落满了雪，远看像裹了一身霜

白。他从树林中突然现身，在地上踩了踩脚。

就在他踩脚的一瞬间，山坡上骤然响起枪声，清脆而尖厉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了好一阵儿。

杨子善被枪声吓得打了一个激灵，哆嗦个不停。

“快，快回屋。”那人冲他吼叫。

可他双腿发颤，哪里还能动。

被那人歪歪扭扭地扶着回屋。八角帽上闪烁的光芒和房间的温暖弥漫而来，急促纷乱的气息稍稍平稳。

“报告，东山坳口发现敌情。”那人急切地报告。

“侦察连呢？发现是哪股敌人尾随而来？”首长问。

“侦察连已和敌人的先遣团交上火。”

侦察员说，这股敌人应该是国民党60师。

话音刚落，一阵密集的枪声响彻长空。

“会议停止。小魏，快，吹集合号。”首长站起来，从腰间拔出短枪，高高举在手中。

杨子善见首长的样子，心里鼓胀着，霎时神情振奋。他悄悄地挺直了腰杆。

小魏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拿着一块红布擦拭着那把黄亮亮的军号。杨子善甚是好奇，上面有污渍啊，凑近细看，一尘不染。

“军长，你断后，让我去。”几个声音抢着说。

“我先带领224团上，你们断后。严防敌

人从七里荫右侧攻上来。”首长言辞简短有力。

首长纵身出门，后面紧随着224团红军战士。

杨子善大声说：“我也想去。”

“前沼泽地危险。”小魏的声音飘来。

“我做向导，抄近路上山。”杨子善大声说。

七里荫山上冷风嗖嗖，寒气逼人。杨子善领着224团战士们攀上七里荫左侧坳口。

枪声一阵紧过一阵，223团的侦察连和敌人打得热火朝天，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

硝烟弥漫，尘土飞扬。

224团战士们匍匐在战壕中。

首长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观察敌情。

在猫头山顶茂密的一簇桦树下，隐藏着敌人的重机枪，压住了火力，致使223团迟迟打不开缺口。

在猫头山右侧，敌人的大部队隐藏在山地，有树枝和山坳作掩护，轻重火力无法施展。

223团所处之地偏低，下面有敌人密集的子弹直射，上面有重机枪火力压制，这样下去面临全团阵亡的危险。

一个战士倒下，一个接着上去，一会儿好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

敌人恣意疯狂。杨子善看见敌人从山坳里、树丛中突然冒出来，密密麻麻，像野猴子般蹿上山来。杨子善很懊悔，为什么不拿上他的那把猎枪呢？痛击野猴子他最拿手。

他捡了一块石头攥在手里。

小说 方阵